

# 名家 汨罗散记五章

蔡测海

水

三湘四水,汨罗江不在列,四水之外,卓尔不群。一泓清流,穿山透地,入八百里洞庭。一江两岸,百里稻菽,百里酒香。此岸彼岸,这边汨罗,那边平江。一江润泽,县名一字带水。地自丰饶有情,人自智勇有义。水流千载,精英荟萃。先有屈子,后有任弼时、彭德怀、白杨、杨沫……过新市镇,驻足汨罗江老码头,古镇气象,往昔的荣耀连接今日的繁华。平江籍作家彭东明讲,此处是平江商贸水道的必经之地。若涨水,洞庭湖水倒灌,江与湖平,是谓平江。

新市古镇,是康濯、杨沫出生地。不见两位先生的旧居,但记得他们用江水写成篇章。但记《青春之歌》里所载诗句:五月的鲜花开遍野,鲜花朵朵红志士的热血……时正五月,我们一行,来谒拜汨罗江水。汨罗水,蓝墨水的上游,我湖湘文脉的源头。

土

汨罗,洞庭湖平原的一方沃土。这一方土养人,养文气。这里盛产大米,也盛产好小说、好诗、好文。这里举办国际诗歌节,其盛况可比龙舟赛。这里有有物造型的故事会,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有农民剧作家甘征文。当代著名作家、学者韩少功常在这个地方山居。

这一方土的内核是一种石头,叫麻石,花岗岩种。这麻石远近闻名,造屋、铺路、砌桥、刻碑,用在哪里都靠得住,经久不朽。就是碎石,也是优质的铺路石。

麻石街,千百年还是那样子,粗糙的本相。青石板街,才会被磨光,才会切换。这里的麻石桥,麻石河堤,一当造就,便万古千秋,一种恒久的品质。

汨罗土好米好,人慧文佳。麻石坚强,岁月品质。

火

汨罗有长乐,长乐有好酒,糯米甜酒。

艾青有诗:水一样的品质,火一样的性格。酒,饮如烈火。

好酒不怕巷子深,长乐古镇的甜酒手工坊,深藏一古巷之内。内有古井一口,取古井水制糯米甜酒,此唯一。米是汨罗本地地产的上等糯米,独家酒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工匠,与同路何立伟同年。他制作甜酒,除了古井水,优质糯米,秘制酒药,还要火候。柴火,慢蒸三四个小时,别做出甜酒,就是那糯米饭,也香糯可口,没菜也可吃一大碗。

吃过糯米饭,喝过甜酒,人离酒不散。一条麻石街,酒香回溢,回味长乐,让以后的日子长久快乐。

木

水木相生,汨罗江有木。

汨罗江底,有千年乌木、阴沉木、炭化木、硅化木。神鼎山庄,赏乌木,山不在高,有木则灵。入山庄,见平生所见最大乌木,高五丈许,四人合抱粗。天材地宝,无价。又见一巨兽种的乌木,横躺如大船,可为孔子乘桴浮于海。山庄各处,全为木本之间。休息室茶叙,见古琴陈列,原以为听曲,实则听木。主人引琴,一道来。那琴,原是以乌木作身体。老琴师言,若得汉唐棺椁木作琴,如获世间珍宝。主人说,这乌木作琴,自是更为难得。果然,听一曲《洞庭秋》,音清如凤鸣。木沉眠江底几千年,今始有声,心会汨水。谢主人,谢天地,谢汨水长流,得听高山流水之妙音。

金

到汨罗,没到屈子祠,没到任弼时故居,何谈到过?先谒拜屈子祠,后瞻仰任弼时故居。两处肃穆,别

样崇敬。

任弼时故居,湖湘乡下私宅,可比曾国藩故居,略逊。任公祖上乃清朝二品大员,任家书香世家,族中留学欧美大有人在。任公学优,乡学后人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是校友。任公是中共初任五大书记之一,留学苏俄。深记任公与我湘西前辈贺龙,一文一武,创建红色根据地。在我老家龙山茨岩塘,领导苏维埃政府,扩红征战,复兴军力,茨岩塘是红军长征最后的出发地。任公和贺龙,是红军长征的后卫。

任公是红色文化的主人翁之一,也是从清王朝到新中国的见证人,更是一位知识青年到革命者的典范。任公命运有金,金色的梦想,金子一样的品质。他的骆驼精神,负重前行,铸成金子人生。

如果把历史拉近,把屈原拉到任弼时的大革命时期,屈子会不会是任公一样,成为一个有金色梦的革命者呢?

屈原有自己的理想国。他一直以为自己的理想国,就是王的理想国。王者的梦和屈原的梦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政治诉求,从来不同,也不可能相同。屈原到了汨罗,他一定看见了麻石,那种坚硬的东西,它同楚王一样,喊不醒,叫不应,抱不热,啃不动。前有汨水,后有顽石。屈原的金色梦想和金子一样的心,久而为石,沉入江底。

而任公,他的梦想,他的政治诉求,与他的政党的理念,与人民的期望,是一致的。他英年早逝,他看见了他要的国家。

我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文学繁荣的时代。改革开放,公平正义,人的尊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

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湘军的幸运儿,会师汨罗江。我们有过金色的年华。我们有金色的梦想。汨水长流诗魂在,洞庭舟楫待奋力。

张强勇

火把形状的庄稼,燃烧在丰收的季节。

麦子茎秆挺直,流苏般的顶穗,剥除柔软的外衣,紧实光润的籽粒嵌满其中。当它们铺满乡村的晒场、屋顶和道路,阳光和风使它们渐失水分变得金黄、坚硬。日子也是如此,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如谷粒从穗子上渐次般剥落,沧桑而又饱满。均匀摊晒着的麦粒,就像光阴凝结的一层月色。

这是农历五月的乡村。稻禾葳蕤,绿意盎然,只有麦子,生成熟着的金黄。村民也有了短暂的休闲,便忙着春节后的一个重要的节日——端午节。在乡下老家,资水河畔,每年端午节,龙舟鼓鼙,钲鼓喧鸣,彩服鲜衣,共斗轻舫。男女观众或乘潮解纜,或置酒临江,或缘堤夹岸,骈首争观。太阳落山仍然不愿离开,蔚为壮观。

码头上商旅云集,江面上桅杆如云,舳舻相继,非常繁华。龙舟以一人擎旗,一人鸣钲鼓,数十人分坐左右以桨撑水,其行如飞。竞渡开始,惊涛涌起,击鼓声、跳龙头者的歌声、划桨者的呐喊声以及岸边围观者的喝彩声,声浪交织。舟去而水痕久不能合。临江临河的乡村,龙舟竞渡整个五月“乡乡有之”,男女老幼也是倾村出游,周围数里几无驻足之地,河中龙舟、小船鳞次栉比,水中、岸上的欢声笑语遐邇能闻。

“人看龙舟舟看人,人行少处少船行。”五月初一龙舟下水后,每天便有好事者自发组织划龙舟,唱着龙歌、跳着龙舞,一齐挥桨训练。待到初五端午的时候大展身手。训练有素的划桨手会着统一的服装,在指定的水道,挥桨划舟。比赛时,岸上锣鼓大作,鞭炮齐鸣,龙舟舟首执旗者,在龙首和着划桨者的节拍,跳着龙舞,舞旗不停,大喊助威,同时会发出极为古怪的叫声。而在舟中击鼓者,更是用尽了全身力气,双手击鼓,还要附着跳龙舞者的节奏,击鼓助威,地动山摇。坐中的划桨者和着跳龙舞的节拍,踩着鼓点,一齐用力挥桨前行。及至胜负分晓,两岸观者掌声雷动,大声欢呼,直至夕阳西坠,尽欢而散。

过了初五的“小端午”,还有十五的“大端午”。我们称之为大端午,照例会有龙舟竞赛。人们在江面上赛龙舟,一天的狂欢还不过瘾,光赛龙舟还不够,又兴起划“彩龙船”,将人们端午的狂欢和兴致引向高潮。

彩龙船由两艘较大的木船拼成,中间扎个戏台子,披挂红绸,非常好看。演员和乐手都是沿江附近的人,水平不高,但很认真,极为投入。他们没有报酬,也不计较报酬,平常很长时间的彩排和演练,就是为了这短短的几天演出。戏文是本地所谓的“拉花戏”,俗称“耍拉花”,一个曲子到底,唱词或偶尔有变化。一个旦角,一个丑角,两人在台上打情骂俏,逗台下观众开心。划彩龙船之先,总有好事者发起,组织,走门串户去凑钱,用作划船的开支。乡绅大贾们既好热闹,又好面子,鲜有不慷慨解囊的。

彩龙船划起来,节日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说是“划”,实际上是撑。船头船尾各一人,撑着长长的竹篙,船在平滑如镜的溪面上缓缓前行。听到锣鼓点和鞭炮的声音,人们纷纷涌向河边。船经过的地方,游人如织,爆竹如潮。人越多,爆竹越响,船上人吹拉得更起劲,唱得更欢;丑角的跟头翻得人眼花缭乱,旦角的身段摆得人眼花缭乱。

天,渐渐黑了,一轮圆月从柳梢头跳到溪面的上空,白日的繁华歇息了,白日的喧嚣歇息了,从初一到十五的狂欢也将歇息了。在“送”了龙舟之后,彩龙船也要被“送”走。当这个盛大节日的大幕落下之际,彩龙船,这个端午的主角,就要向它的观众们谢幕了。

它亮着几盏红灯笼,光艳逼人,新娘子般地从水竹丛中,从柳烟深处,款款而来。没有锣鼓,没有丑角,只有盛装的旦角,轻舞水袖,啾啾呀呀的曲子伴着悠扬的胡琴,随着溪水一同荡漾。忙了一天的生意人,踩着满地的炮屑,手上拿着一只蘸满糖的粽子,坐在自家的门前,享受这难得的清闲。人们不再挤着看船,而重在听戏。行家手里,则坐在门前的板凳上,手扶扶栏,一板一眼,沉浸于悠闲自得的慢板里。溪面上的船,载着孤独的旦角儿,在灯光和月影的婆娑里,极慢极慢地向麻溪与资江交界的河口漂荡。最后,悄无声息地于某株弯柳下靠了船,熄了灯火,两边街上的人,慢慢散去,惟有那进入了戏文的极少数几个,久久不愿出来,痴痴地望着河心的一轮冷月,拍遍了自家门前的栏杆。

“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五月五,吃粽子,赛龙船,过端午。”简洁话语,千年习俗,成为照亮乡村的风景和颜色。

## 端午里的乡村文化记忆

## 端午:一个人的河流(组诗)

许平亚

端午

端午  
珍藏在大地的词典  
泛着幽明的光泽

那是桂棹兰浆的颜色  
水边的人们  
用龙舟号子  
还有门楣上的艾蒿 飘香的粽子  
解读着它  
呼唤着一位随水而逝的诗人

那是世间最朴素和真诚的表达  
如同母亲粗砺的手  
为将要远行的儿子整好胸前衣扣  
艾蒿  
漫山遍野地燃烧  
而粽子  
紧紧裹着依依难舍的叮咛  
轻如飞燕的龙舟  
沿着两千多年的那条水路  
追寻一个不朽的名字

端午

扎根在民间的词语  
一个永不失传的节日

与一条江比邻而居

与一条江比邻而居  
或许是我一生的幸运

每当夜深人静  
她让我重拾诗卷  
独自聆听二千多年依旧的涛声  
借着纸上的波光  
我终于能够接近天边  
那一颗遥远的星辰

人一生就是一条江  
注定要在梦醒之间  
在平坦与险峻之间  
在眷恋与决绝之间穿行  
但由于一条江的指引  
我会坦然面对不可回避的困境  
把凶险与污浊抛在身后  
一路前行  
哪怕是承受从玫瑰到刀锋的疼痛  
我也变得像她一样  
那么平静  
那么从容

与一条江比邻而居的日子  
是我一生中的华丽时辰

汨罗江

又是江南的雨季  
燕子低低地飞  
低低地叫唤  
汨罗江畔  
那位失散多年的兄弟  
至今音讯全无

孤独的人  
加深了夜色  
带剑的人  
你为什么两手空空  
只有香草  
只有美人  
这夜里的词语把夜照明

两千多年前的燕子  
江南的燕子低低地飞  
穿插于整个雨季  
好比一条江  
穿插于一个人的一生  
两千多年的岁月  
不能把这条江抽空  
两千多年的江水  
也不能把所有的事物带走

江南由此总是多雨  
多低飞的燕子  
隔了两千多年  
江南雨也会把我们的衣衫湿透  
还有那些早熟的燕子  
仿佛怀着很久很久以前的心事

江南的雨季  
江南的燕子  
那位浪迹江湖的兄弟  
他并没有走远  
他是被一条江  
收留  
就像一首诗  
收留了世界上  
那么多忧伤和隐痛

## 艾草香满堂

是熏香,然后擦拭,最后浸泡。一个漂洗下来,醋物淋漓,脸被热气熏变成红彤彤的,仿佛两朵桃花飞上脸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滚。据说熏艾的功效是阳气进入体内,邪气被驱赶出来,一年中再也不会被各种小痛小痒所青睐。

小时候并不懂得这艾汤与清水有什么区别,所以每次艾汤沐浴都会跟母亲抗争,因为那汤水实在不敢恭维。后来长大了些,在《本草纲目》里看到关于艾草的药用:“艾以叶入药,性温、味苦、无毒,纯阳之性,通十二经,具回阳、理气血、逐寒湿、止血安胎等效,于是艾草被称“医草”。”方知艾之妙用。

这艾叶本是纯阳之草,惠及众生实在太

多,特别是像我们这些整天忙忙碌碌的小民,艾草实在和仙草差不多,能祛病消灾,生活安康。艾草有母性的温柔和包容,有一种忘我的牺牲精神。

每年夏天,母亲都会早早地采一些艾蒿晒干,绿意盎然的艾草变得灰白柔软,然后编成长辫,趁夏夜凉凉时,置于房中点燃,用以驱赶蚊虫。艾烟浓烈,虽把蚊虫驱赶跑了,但人也会被熏得找不到东西南北。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喜欢用这些古法驱蚊,因为艾烟无毒,且能杀菌防疫。

艾草除了拿来驱蚊,母亲也会用艾汤煮鸡蛋。有着淡淡药香的鸡蛋,别有一番滋味。用艾

## 菖蒲

黄孝纪

人过生日,司空见惯。若说草木也有生日,那就奇了!菖蒲,就是这样一种奇异的植物。民间传言,农历四月十四,乃菖蒲之生日。

我自小对菖蒲记忆最深的,是它的浓烈气味。那时,村前的一处水塘边,有一大片菖蒲,绿叶修长如剑,叶片直立,十分密集。这水塘很大,每年都要放干,用来做秧塘,播种早稻和晚稻的秧秧。亦因此,在秧秧之余的日子,这里长时间空着,我们常来捉泥鳅鱼虾。菖蒲在塘边高坎上,又与小竹丛伴生,故塘坎下很遮阴,污泥肥沃,泥鳅黄鳝尤多。只是每次走近这里,远远地就闻到菖蒲的气味,一种温温的独特香气,浓重得令人晕晕乎乎。塘岸长期水浸,菖蒲竹节似的淡黄色块根也裸露了出来,盘曲着,就像一块块老婆。

在一些溪圳边,菖蒲的身影也很常见,这里一丛,那里几枝,绿意盎然,与流水相辉映。时有鸭子在其旁边,或浮游,或觅食,愈发有了生气。

自古以来,菖蒲就为人们所喜爱,并赋予了它诸多祥瑞神秘的色彩。《典术》云:“尧时天降精于庭为韭,感百阴之气为菖蒲,故曰:菖韭。”《吕氏春秋》也有对它的细微观察和记载:“冬至后五十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于是始耕。”李时珍甚至直接点出了这名称的来历:“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在方士的眼中,这些水边菖蒲,长叶如剑,能斩鬼驱邪,故又称作水剑、蒲剑。

进入农历五月,天气变得炎热起来,村前的江流,已有人下水游泳了。整个村庄,树木繁盛,田野深绿,万物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时节,瘴气生发,病虫害增多。蛇、蜈蚣、壁虎、蟾蜍这“五毒”,变得日趋活跃。故民间将五月,又称作“恶月”。与“五毒”相对,人们将此时的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头、山丹五种植物称作“五瑞”,用以相克。菖蒲则为“五瑞”之首。

端午节,菖蒲是这一天的主角。一大早,家家户户从塘边溪岸,拔来一两秆高高的菖蒲,折上几枝艾草,或扎成一束悬挂于门旁,或直接插在窗户或门墙缝隙,用来祛除邪气。在额头上涂雄黄酒,摘来新鲜的梧桐叶蒸新麦做成的红糖馒头,是故乡人家曾经的习惯。

在素常的日子,菖蒲是乡村草医的良药。有跌打损伤者求上门,郎中多采来菖蒲根,捣烂后与别的草药一同敷于患处。菖蒲根与酸萝卜一同捣碎,也是村人用来拔毒肉中深刺的土方子。

曾有好些年,盛夏的日子,村人驱蚊多购买一种土法制作的蚊烟。外皮用黄色草纸卷成四棱状,长尺余,拇指粗。里面填充晒干磨成粉末的菖蒲叶、艾叶、山苍子叶、油茶壳等诸种植物的混合物,密密实实。一根蚊烟点燃,卧房里轻烟袅袅,香气弥漫,蚊子唯恐避之不及,我们便能安然入睡。我家的近邻全彩嫂,就会这项手艺。她的母亲与我的母亲是堂姐妹,她是我母亲做媒嫁入我们村的,几十年来,我们两家一直以亲戚相待。

昔日李时珍将菖蒲分成五种:“生于池泽,蒲叶肥,根高二三尺者,泥菖蒲,白菖也;生于溪河,蒲叶瘦,根高二三尺者,水菖蒲,溪菖也;生于水石之间,叶有剑脊,瘦根密节,高尺余者,石菖蒲也;人家以砂载之一年,至春剪洗,愈剪愈细,高四寸,叶如韭,根如匙柄粗者,亦石菖蒲也;甚则根长二三寸,叶长寸许,谓之钱蒲是矣。”历代以来,有闲的文人名士,多在家中养几盆菖蒲供着,伴以奇石,以为雅事。只是这样的风雅,在乡村的农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

菖蒲有花,却不轻易盛开。童年少年里,我记忆中只有水灵碧青的如剑长叶,和那浓烈的气味,不免有着些许遗憾。

诗新韵

屈子祠

你站在暮色中  
面容渐渐模糊  
目送一条江远去  
苍苍茫茫的暮色  
江声浩荡  
你在那里沉默  
似乎一点也不感到孤独

星星很快就会升起  
将照亮你  
大地上的事物  
还有那草叶上的泪珠  
你始终淡定而又从容  
稍微侧着身躯  
朝圣般地  
迎候那个仍在江畔吟咏的人

河泊潭

因为一个人的投入  
汨罗江在这里作了她一生中唯一一次  
驻留

这时候  
是公元前  
二百七十八年农历五月初五  
这时候  
是屈原流放南方已经整整  
九个湿漉漉的春秋  
故国郢都已落入敌手  
他手中的长剑已经生锈  
只能仰天长叹  
泪向心流

就让泪水溶入这滔滔江水  
就让大地隐瞒所有的痛  
就让这一泓青蓝的眼睛  
把历史和未来看透

因为一个人的投入  
汨罗江  
终究完成了一个人的河流

(注:河泊潭位于汨罗江故道凤凰山麓,相传为屈原投汨罗国处。)



王晓宇

有一株草,朴实,无华,却一直蛰伏在我的故乡,蛰伏在我的梦里,蛰伏在古老的《诗经》里。它就是纯阳之艾,我们亲切地叫它艾草。

五月端阳这一天,母亲会在一大早悄悄起来,趁太阳还没出来以前,去田间地头、山野荒地、河边洼处,采摘一些艾草。艾草上还带着新鲜的泥土和清凉的露水,回家置于门楣。这是老辈传下来的规矩,“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据说端午插艾能把晦气、病气、疫气全部挡在门外。

太阳下山后,母亲会在大铁锅里煮一锅艾汤,然后把艾草煮的药水倒进木盆里,一家人轮流沐浴。那些褐色的药水有浓浓的艾叶香味,小小的房间里,湿气氤氲,热气腾腾中,先

